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六

全言卷之三

鄭曉

一百七十九

初設內閣楊文貞公歷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后加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官蹇忠定公以少師兼吏部尚書掌部事不欲文貞班在忠定上以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之職陳芳洲雖五官亦止戶部尚書此後惟李文達公以吏部侍郎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商文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自後遂

爲首相故事正德嘉靖間遂有一內閣皆領吏部尚書者

一百八十

景泰四年九月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陳詢爲國子祭酒時祭酒王恂卒監丞安貴言太子少師侍郎學士蕭鎡任祭酒諸生悅服乞照胡儼例不妨內閣職務時來提督儀刑後學上不許以詢代恂永樂中儼寔出爲祭酒不復入內閣也

一百八十一

景泰四年六月戶部尚書金濂上京官折俸銀除公侯駙馬伯武臣每季十二萬四千三百十二兩奇文臣三千五百八十九兩奇

一百八十二

景泰四年刑科給事中曹凱言比者戶部請聽軍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以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菽粟其誰不解體起端雖微弊流甚大乞勑輸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贓罪如文職止許原籍衙門

帶俸終身　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悉如凱言

一百八十三

宣廟坐左順門少保原吉等侍因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堅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有萌必為杜絕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綏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為恨汲黯正直姦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曰幸遇　聖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

一百八十四

嘉靖甲申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朝廷罷桓以桂勇代之令桂疾驅入大同誅首惡撫脅從且遣都督魯綱總兵侍郎胡鋐提督軍務率兵屯陽和堡候勇誅首惡撫定即班師勇已誅郭巴子等首惡十七人鋐綱以為功非已有起營而西大同軍復閉門及罵勇倒鬼誑我縛勇欲殺之勇不屈言汝等再殺我闔城無噍類矣乃釋勇盡殺勇家丁代王微服逃宣府鋐等又妄言功奏捷中朝皆知之不得已召還京是時內閣

費宏不欲再用兵幸無事余及甌寧李默各上疏乞
討賊李疏報聞余疏乙酉正月十七日進留中薊州
總兵馬永亦請自率兵討賊不聽以故大同叛軍至
今爲邊鎮大禍

一百八十五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河套遂
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近年吉囊俺荅二酋連歲殘
破秦晉又駐套中先朝大臣屢有復套之議成化八
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行視文莊以爲未可輕議
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榆林
此余肅敏經畧之功也王襄公又以肅敏爲失策
嗣後楊遂庵亦屢議及河套然亦財力不給不敢力
主其事旋議旋罷嘉靖丙午侍郎曾銑自山西移爲
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奬然中外皆知兵
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
忌莫敢言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
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銑又劾河西總兵
咸寧侯仇鸞鸞被逮會丁未仲冬澄城山裂而移者
相去四五里有分崩離析之象是冬臘月辛未京師
大風霾　今皇帝敬天疑畏以套議問輔臣分宜言

貴溪左右銑爲此議者臣不得預臣亦不能止不敢言　上遂大怒逮銑奪貴溪輔弼官以尚書致仕而咸寧侯又發銑匿出塞喪師諸事賄貴溪得解及河套不可復狀　上益怒貴溪行至冊陽逮繫入京銑事下錦衣訊上又下法司會官擬銑罪法司言銑犯無正律　上怒令再議竟論死銑爲御史時計擒遼東叛軍有功陞大理寺丞又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西被虜數寇殘移銑山西山西二年得無虜患又寇陝西時陝西總督尚書張珩謫戍銑代之貴溪至京論死坐交結近侍律也

一百八十六

王虎谷爲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度帖王晉谿問之曰兄謂此可塞異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必有精通玄典者出於其間今二氏之徒苟且爲衣食計尚不可遏塞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柰何虎谷嘆服

一百八十七

團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肅愍公建議也兵制本三營一曰五軍肄戰陣一曰神機習火器一曰三千備宿衛此三營中選健銳者合營團操故曰團營然原營

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即名爲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即選鋒也今又於團營中選官軍別名東西官廳操練名聽征而聽征者亦不足用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將校以黜陟所在乃肯奉法若別設一尚書專領營務彼知其權輕不肯受約束掌印尚書又恐一旦有警督營尚書便當統兵四征又力辭營務耳

一百八十八

紫荊之有提督都御史自孫祥始也薊州之有邊備都御史自鄒來學始也皆景泰初事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城畿內設官多矣紫荊有艾希淳又有侍郎翁萬達經畧薊州有吳嘉會又有侍郎何棟提督通州有都御史王忬天壽山有都御史許宗魯坐院都御史商大節經畧京城內外若景泰時都御史又有河間蕭啓真定陸矩保定祝暹居庸王竑巡關侍郎江淵紫荊白圭倒馬大理卿孔文英少卿曹泰寺丞段信泰尋改參贊京坼涿易真保通五路軍務

一百八十九

沿邊諸鎮惟遼東最易治虜寡亦弱又縻我官賞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敕減賜物又計殺

虜酋遂失虜心嘉靖丁未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虜大恨戊申春結衆深入遼西殺掠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燕罷任聽勘起李珏代宗明珏未行被劾得留用珏素有才操履亦慎大獄謫戍後起撫山西遂不及曩時

一百九十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勅五軍都督府北京留守後軍都督府兵部邇來軍伍空缺器械損敝互相蒙蔽欺誑百端豈欲賣朝廷危社稷乎其急整飭違者必殺無赦

一百九十一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　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七年　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狂以均卿至昌平縣徧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　成祖即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長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許人

一百九十二

新建伯王公爲汀贛都御史據江西上流意藩府久蓄逆謀恐一旦變起先事預防以討山賊爲名請得

提督軍務兵書王晉溪知公意請如公言正德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公宸濠反狀公急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謀託心腹云吾直應　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能遂進兵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公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大集始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致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且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牽制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乏薪黃矣公既擒宸濠諸奸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欲攘功忌公危言巧譖百

方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筭內戢奸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晉溪亦忌公而公以提督軍務故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晉溪內閣不說久之不論功　今皇帝即位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晏勞費爲詞嗾言官論阻公不得至京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祭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儒陞布政使德儒死於水珣璉亦被斥陳槐削籍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以考察去官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

一百九十三

麻陽之役師老財匱言官論奏竟爾中輟初廣貴二省撫臣議議不合起萬治齋鏜勘處治齋不欲用兵力言撫便已有端緒遽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抄掠湖撫姜儀貴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勦楊參將赴湖過辰州爲賊所縛姜畏罪上言王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

務期盪平四川巡按袁鳳鳴遂劾王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王用兵數月日費千金官軍頓剋人畜殘破遂罷兵姜降三級外任蓋勦既無功撫又失策矣自古南蠻與北狄不同四夷經見者自三苗始干羽兩階今可鑒也本朝累有征蠻之役未有得全勝者盍寧河武順王時然矣

一百九十四

謚端者惟三太宰謚文端端毅端肅一司徒文端二司馬端敏近日秦鳳山亦端敏吳白樓亦文端

一百九十五

修西修邊正德初楊文襄公建議經理爲逆瑾所恧被逮去兵部以修墻議是上文貴張彩曹元三人乞簡一人繼成其役瑾不肯盡取修墻銀鎔爲大鏹入瑾私室至嘉靖八九年王恭襄公起督陝西修花馬池一帶邊墻三百里甚堅壯可恃先是寧夏巡撫徐廷章延綏巡撫余子俊皆有脩邊之功史琳亦嘗請經畧花馬池邊塞而秦襄毅公爲總制不以爲然止築四五小堡弘治甲子乙丑虜大入花馬池塞殘破陝西以是簡用文襄竟爲權奸所沮

一百九十六

越國公守蘭溪獲月庭和尚檢囊中有天文地理書越國公留之帳下　上征婺州越公與月庭見　上并上其書　上喜問月庭師何人曰師龍游朱德明德明精於天文及得婺州立觀星臺　上與月庭夜登臺觀乾象令長髮爲娶妻月庭與鐵冠道人議論時不合又出語犯　上安置和州桂公之死又有復見心者能詩文尚怨謗遣人至和州桂之死又有復見心者能詩文

上時召見賜食　心本名天淵髫長尺許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故　上怪而問之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一百九十七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今并欲興利以故甚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濟漕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決之患大名張秋濟寧徐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灤之運及膠河故道皆不可不早畫之膠河即今所謂南北新河不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耳

一百九十八

嘉靖壬寅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於會推

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時文選郎中謂余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省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柰何余曰渠負　國恩邊事大壞今又爲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棘本兵自出乎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馬昂統兵木麓川之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役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温劉天和三人皆兵書毛掌院劉督國昔又次起用翟鵬

內批用鵬

一百九十九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實字全一又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不飾邊幅人號張僊僧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一啖斗米輒盡又或辟穀數月洪武初至大和山往來長安隴西岷州甘肅又至楊州成祖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名求僊傍寔訪故君云或曰三丰死於勝國歛矣臨窆復生入蜀遊行襄漢間

二百

嘉靖癸卯王湛泉與齡爲文選郎中起用周恭肅公以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忌王清勁者倡言河道無用尚書故事王以問余余曰永樂初開會通河尚書宋禮實始其事西涯詩所謂幾度會通河上過竟無人說宋尚書者是也景泰時河決張秋尚書石璞治之正德中李燧亦以尚書治河嘉靖初年江南白茅港之役李克嗣亦尚書也

二百一

許紳南京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大抵有恒人也以醫術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事嘉靖西苑宮人之變　聖躬甚危得紳藥始蘇余嘗造問　聖躬安否紳曰此變禍不測論官守非余輩事切念受　聖主深恩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藥進余自分不効必自盡賴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和血　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紳宮保後數月紳病余視之曰余必不復起曩西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神魂不寧百藥不効余即死　主上萬壽久無憾竟以此病卒　上憐之卹典甚厚

二百二

景泰元年五月漕粟十五萬石自丁字沽舟行抵雄縣分給軍餉

二百三

國初湖廣有所謂霧通侯者鄱陽之役有所謂捨命王者二人竟莫可考

二百四

袁珙字廷玉鄞人少遊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輒驗　成祖聞廷玉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畧內蘊眞太平天子　成祖問度在幾何時對曰年踰四十髭髯過臍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　成祖喜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爲太常寺丞子忠徹序班出金錢幣厚賞珙巡狩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廷未幾珙請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徹能行父術建文初　文皇召問忠徹對曰天命有定無憂也獻人象大成書靖難後除忠徹戎籍會有言楚王子重瞳者遣往視還奏無他異宣德中嘗侍上言　天顏慘肅恐宗人有急變謀上者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

八十三

林見素劾繼曉下詔獄　茂陵怒甚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知宮中事舉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復事爺爺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謟梁方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稱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俊得不死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肯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亦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柰何以貨故與瑾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覃昌傳旨恩曰外廷倘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敏執奏吾且從中賛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

人王端毅爲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者輒指內臣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二百六

王士寧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年百有二十士寧少慕養生不受室飲酒食肉疋蜀入雪山援見一老人披氊衣臥深洞中石牀上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皆類小兒士寧頓首拜不荅因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懸一囊中類乾麪饑輒取啖渴手掬飲磵水壹貳升士寧饑跪乞食老人與囊中物苦澁不能下嚥士寧拾啖山菓野菜三年老人憐之忽曰吾語子術子識之宜出山非其人莫授士寧出雪山後事不可知其在濟寧居城東深巷敗屋中已六十年濟寧人竊窃伺士寧久絕火食唯日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人餽遺輒不肯受濟寧指揮王宣者海州人往見士寧駭曰吾上世有叔祖士寧好道棄家去竟不知所終翁得無是扣家事皆合宣因日與來往成化七年朝廷下山東徵士寧俾乘安車來楊文懿公道濟造士寧問但曰靜坐寡慾坐久瞑目閉

息曰我老無能　朝廷過聽召我我未聞道但習靜已久近乃日與人接大敗吾事文懿因問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百無所知

二百七

遼東之不隸山東先朝有深意遼山多苦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綿少五穀又海道至遼一日耳故令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夾帶私貨故禁止海船遂廢今布運者又不得由遮洋運舡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論地利遼東須直隸京師爲東輔

二百八

洪武初設太倉黃渡市舶司至今稱爲六國馬頭尋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師遂罷之已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七年九月又罷後乃復設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屬吏目一人驛丞一人三提舉司皆然

二百九

嘉靖庚子北虜破大同塞深入山西時兵部三尚書張瓚掌部事毛伯溫掌都察院事劉天和提督團營

皆不肯帥師禦虜起都御史翟鵬於家總督宣大偏
保山東河南等處軍務駐大同境上鵬質直端勁外
若悃愊內有經緯不善附權貴通賄遺有前輩大臣
風節柄臣惡之北虜退招撫細故閑住明年虜又至
諸大臣益畏懼莫肯出大同復起鵬提督如故以防
禦功歷陞兵部尚書甲辰兵部議擊防秋兵大早虜
直犯紫荊　上大怒逮鵬詔獄謫戍邊行至河西務
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至事撻民家罵鵬宿
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復逮鵬疾死錦衣獄先是樊
繼祖爲總督喪師失律且殺良民報功侵費帑金數
十萬以厚賂巧媚得無罪

二百一十

西南夷自國初爲梗洪武己巳征南將軍傅友德帥
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廣四川練兵防西南夷友德尋
召還時中原既定而西南夷屢叛用兵無虛歲

二百一十一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治黨與長沙欲逮內閣曾元太
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爲日後計元得削籍
去正德辛巳新都因言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
殺晉溪司禮曰　萬歲今纔年十五王天官班左大

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可料大禮議時永嘉欲逮新都司禮亦不肯

二百一十二

劉千斤者荆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勛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刼急或拒相毆脫官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鬬成化元年流刼鄧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主劉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分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鄧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主兵來會議進兵方畧千斤等懼遂擁衆出戰屬永病主督震分兵截勦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攻破之擒千斤龍虎等和尚長子矣脫盆深入萬山中永病起帥諸兵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搒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歷賞有榜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賊賊英俱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斤等伏誅

未幾千斤餘黨李胡子反野王剛小王洪亦反都御史項忠討平之成化　年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撫治寇盜稍息

二百一十三

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不薦東西兩王芳洲嗾人訐西楊之子穆穆竟坐法論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以圖進用又力薦武功武功竟置芳洲於鐵嶺武功爲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總兵又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貴溪方頗類此

二百一十四

洪武十一年令考績殿最分三等稱職無過爲上賜坐宴有過稱職中宴而不坐有過不職下不預宴叙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十七年令方面官無侵郡縣之職

二百一十五

嘉靖壬寅起故右都御史萬鏜爲副都御史勘處湖貴蜡爾山夷情明年萬疏有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個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伍萬攻圍四個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兵陸萬期以

牛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險絶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粮而圖持久之効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令雖平地但地方大壞之敝苗夷易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條上方畧專意防守不事征進後至丁未遂大用兵兩省騷動迄無成功萬又嘗有書與中朝人士其畧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山峒接連湖廣四川周囲千數百里猩猩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僂背莫能入也賊從内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内則闇雖有長枝莫施審據軍前漢土官員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峒之陰峻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冥但遇稍陰即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盆山嵐瘴瀑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確曾易於牢籠自正

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倩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構讐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起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伎倆亦爲賊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況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不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酉陽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剽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粮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

力未易施粮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粮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非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勦賊爲已任者蓋亦畏其難

耳況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視於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爲邀功生事則以爲勞師費財人亦何苦冐地方之利害而招已身之艱危乎積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

二百一十六

京師在北平宣府大同視周漢唐朔方近有言止守居庸鴈門此乃誤國之賊又或言盡撤山西兵專力弁守大同亦非良策大盜藩籬鴈門門戶藩籬以禦外侮門戶以固內防二者皆不可缺

二百一十七

近日士人知天文者多有其人惟光祿卿　樂護鳴殷率湘原楚爲精二人共上五星聚營室疏甚明暢懇切禮官覆疏亦直言成規皆可傳

二百一十八

景泰四年八月工科給事中徐廷章條上七事一重官爵部增尚書一人左右副僉都御史至三十餘人加師保名器猥濫二慎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及山林儒士素無問學輒爲人師授經且句讀不明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便三嚴科貢近科舉開額陝西山西百名三倍於昔會試禮部百無一

中歲貢亦四倍於昔比及入監即以存省京儲悉遣還家請依宣德正統例四部珍奇蠻夷屢貢金銀寶石失雞白鹿諸物未爲國瑞而傳道病民納侮夷狄請一切謝絕五固封守河南山東湖廣浙江內地可省巡撫官遼東永平紫荊諸邊鎮不可缺宜定選二人更代無使熟情僨事六禁詔遣京師每節序男婦雜沓寺觀淫穢敗倫乞懸榜禁約七誅阿附吏部尚書何文淵以奸邪免官許資王巍汪廷訓陳鈍何澄王遠皆依附文淵俱宜治罪上曰朕即位初加秩舊臣資匡輔其如故餘下有司議報聞

二百一十九

大同古雲中宣府古上谷虜入大同塞必犯紫荊倒馬入宣府塞則犯白羊居庸自獨石邊外順潮河川南下則古北口黃花鎮不能禦矣大同宣府有重兵古北口黃花鎮兵最弱

二百二十

景泰三年沙灣堤壞遣訓導陳冕修築先是冕以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恶冕請送冕山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榜求治河之畧竟

未有言冕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冕不足卹而國體所關甚重乞令冕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便　上從之

二百二十一

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爲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又迫東城且偏坡卑窪　太子太孫宜皆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以故孝陵欲徙大梁關中長陵竟遷北平

二百二十二

南京大內近多圮壞以王迂相建言故也今端門樓已毀承天門樓將傾數年之後當大壞宗廟失亦當復建神所棲也不知其神在彼乎在此乎故成王在鎬京而文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之夏言　九廟議誣甚

二百二十三

永樂壬寅　上北征五月駐獨石大閱將士英國公輔安遠侯丹寧陽侯懋武安侯亨陽武侯祿隆平侯信應城伯亨新寧伯忠興安伯亨馳射應城伯不中

罷其領兵隆平侯稱疾不至降辦事官

二百二十四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修初仕御醫事　太祖藥餌輙効風雨即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太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芳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賛詠賜元禮或曰　文王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丙寅　文王患瘕韓公懋治久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　文王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　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　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　上令元禮好治之否且償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賁拜師事

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八冊
案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娶臨終以其書
授盛啓東韓叔暘

二百二十五

嘉靖壬寅七月朔日食逐貴溪去時諸城一人在內
閣中秋分宜入內閣甲辰諸城以二子舉進士爲言
官所劾父子並削籍數月後盧寶許太宰石首張宗
伯二人同入內閣丙午許乞致仕閑住去張病卒是
冬復召貴溪貴溪至而壽寧侯張延齡死於西市戊
申冬貴溪亦如之

二百二十六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
左善世靖難兵起爲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　長陵
金川門開又爲建文君削髮　長陵即位徵聞其事
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　長陵遣人問所欲言
言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出獄時白髮長數寸覆
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
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二百二十七

南京吏部題名記首高昌洪武三年任次張銘善次

郎本中次陳修又次滕毅毅註洪武四年任令考毅於初設吏部時與楊士義等六人爲六部尚書入見奉天殿受　面諭毅後趙琪琪後高昌李信詹同同洪武四年爲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七年出吏部爲翰林學士承旨呂熙代之題名乃云洪武七年任張郎陳三人亦非相繼並在革中書省後爲尚書洪彝在翟善之前劉松在僕斯之後題名以僕爲揭乃後有洪彝而無劉松松署尚書陳敬余煥皆試尚書彝爲眞翟善驗封署郎中事主事署部彝爲眞

嘉靖丁未秋兵書陳經被劾王以旂代陳未幾以河套議出陝西總兵督邊務劉儲秀代之劉循例疏辭上怒削籍去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吏四尚書近年兵書最久者張瓚邊事大壞自瓚始瓚有才畧無柰其好貨何

洪武辛亥禮官崔亮定外官慶賀禮以武臣爲班首壬戌廣東布政司請慶賀班秩　孝陵曰行禮於藩司班首以品秩叙今都司無實授者惟實授都指揮使正二品乃得爲班首

二百三十

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賞綺布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爲令曰以養汝廉奉公無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徵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而遣之

二百三十一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徒好殺時出刼行人掠牛馬聚惡少食歡樂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四賂掠資即解即數日又復中他事收捕擒至輒得賄賄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數月有衆二萬廷議請勑鎮守問激變故勑未至清進與賊戰大敗盜遠伯廣義伯巡撫陳价都指揮費良皆敗或亦兵部請合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兵進勦賊益肆行刼攻城殺掠吏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爲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陝西寧夏兵先至不俟延綏兵輒進大敗四盡奪兩鎮軍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圍之戒勿戰困賊伏羌伯毛忠違命先登敗亦賊益張言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軍四萬往討大設賞格擒四者賞

金五百兩銀倍之官世指揮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別奏止兵

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且退至平涼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視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時曰勝負決今冬未何至明年觀忠奏賊懲矣止京軍便太監曰然然則邊軍去乎時曰亦不去便輅曰留京軍而遣邊軍便信大不平謂人曰忠敗陝西動搖內閣不得辭其責內閣又輒言忠足辦殲賊觀其疏歲終賊平矣是月丁丑忠計擒四十二月捷音至明年正月檻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太監問反故曰無奈清傑侵剥我也四等凌遲亦斬清傑

三百三十二

皇祖至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似亦無謂其製祭如生儀

三百三十三

宣德九年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矯以仁儉平吳後頗事遊宴怠政事掖庭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闥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右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起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晉武創業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況羌胡雜處內郡不能先機區處以致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尚傳數世由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蕩然掃地豈久安之道

二百三十四

嘉靖十八年五月夏言落職致仕尋復入內閣以梁材爲戶部尚書六月丁酉震奉先殿皷樓災山西地震有聲如雷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致仕理河副都御史朱裳卒七月遼東兵變庚寅震武功坊浙江大水庚申葬　獻皇后顯陵閏七月木火水金四星聚東井河南大疫辛未　獻皇后祔廟　中宮亞獻咸

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毛伯温
參贊軍務討安南九月虜數入宣府塞辛酉　上行
視長陵癸亥還宮十月大同總兵都督梁震卒十二
月虜入宣府塞

二百三十五

洪武十一年秋享太廟太常奏栗未熟請以桃代
上曰諸祭果實不必常品有即用之著爲令

二百三十六

宣德九年罷築西教場先是教場在得勝門外欲移
西直門　上命都督武興視可否興還奏可但徙民
冢三十六既而有言其地皆民種麥苗栗棗果樹及
古墳墓金須剷夷又白雲觀傍地皆民納稅蔬圃
上曰勿病民事遂寢

二百三十七

正德十四年二月乙酉司禮蕭敬傳旨　上自稱總
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
隸泰安神州丙戌又傳旨南巡武選郎中黃鞏車駕
員外郎陸震上疏極言江彬席寵擅權迷朝誤國乞
誅彬罷巡幸　上怒上初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
祀岱宗歷徐楊抵南京下蘇杭復浙江浮漢登武當

人情洶懼將相大臣多從諫不敢諫是月己酉翰林修譔舒芬等亦疏諫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恧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湖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行慶等刑部陸俸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俱連疏入又有醫士徐鏊獨疏以醫諫上遂大怒不果出癸丑葦震良勝湖九川鏊下錦衣獄芬衍慶俸龍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廷瓚等下獄明日同葦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叙等十人連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日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效駕出必不利肉袒赴闕手持刀欲自刎死上疏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尾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崇劾屬吏妄言者　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內海子　高橋四尺鐵柱七斬折是日繫芬等一百七人午門外撻三十疏首調外任餘奪俸半年四月己卯繫葦等六人午門撻五十鏊戍邊

二百三十八

宣德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鈞奏海鹽縣民言縣金海舊置石嵌土岸延袤二千四百四十餘丈備海患比因風潮衝激壞者一千一百餘丈有司雖常修築然舊石爲水所嚙皆刓弊無廉隅暫用累砌終不堅固今議於舊岸內別砌石岸而存其舊者以爲外障庶可久遠乞如洪武中令嘉興湖州嚴州紹興等府發夫匠協助爲便　上從之

二百三十九

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畧可用者往往爲賊躧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致鴟張是以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爲耳目華人藉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儈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煽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恐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王巢王

仙芝者盜至滋蔓遽難樸滅矣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旣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又遣都督商暠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蜑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處也

孝陵平漢封漢主陳理爲歸德侯友諒父曾才爲承恩侯兄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贈南康王又封蜀主明昇歸義侯洪武五年遣元枉密使延安答理送理昇於高麗普才徒滌納哈出者木華黎裔孫也旣降遣歸類侵遼東宋國公兵出塞降之封海西侯卒產南京其子察罕改封瀋陽侯坐黨死

長陵北征命侍郎師逵督餉逵以道險車載民疲糧乏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堡每夫一人運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來民以不困食亦旋足

二百四十二

成化末年宦者尚銘坐東廠陳準繼之甚簡靖令刺事官校曰反逆妖言則緝餘有司存非汝輩事也坐廠數月都城內外安之權豎以爲失職百計媒孽準自知不免一夕縊死準廣東順德人

二百四十三

讀成布衣祭忠文詩成器餘姚人正統末聞劉忠愍死獄即邑中龍泉山頂爲文祭之祭畢以餕頒諸同志其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三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今其地謂祭忠壇詩曰萬古興亡淚滿箋一壇過憶祭忠年大書筆在憑誰執局調歌況待我傳無地可投湘水裔有天應照越山顛布衣憫世尤堪弔何處松楸是暮田邵文莊公云

二百四十四

洪武三十年海運赴遼七年萬石有奇永樂六年六十五萬有奇十二年北京五十萬由衛河通州四十萬由海十六年會通河運四百六十萬有奇宣德八年五百餘萬正統二年四百五十萬景泰二年四百二十三萬七年二百九十二萬天順四年四百三十五萬成化八年以後四百萬石又有江南常蘇松嘉

湖白粮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山東河南粟米豆麥
又若干石不在四百萬數

二百四十五

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
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
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
仕死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二百四十六

席文襄公論漕船利害成化以前病在民成化以後
病在軍

二百四十七

沙州漢燉煌郡今爲蒙古衛川邊古塔赤斤即漢屯
田柳中地今爲罕東地瓜沙赤斤等處番達本皆一
種枝大族分因地異名耳

二百四十八

北狩永樂七年己丑也六曹稱行部十五年丁酉改
云行在某部北京之爲京師不復稱行在也蓋自正
統辛酉始也

二百四十九

元皇孫買的禮八剌被擒有故符寶郎以歷代靈章

四十餘顆降　孝陵以其不忠爲之山東降將百餘人貌皆魁梧李丞相奏欲用之　孝陵疑其結黨皆殺之

二百五十

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裏河淺船遮洋海船十年一造免儀瓜埧也江南皆五年一造往回皆經埧也官軍十二萬有奇

二百五十一

景泰時南方葉鄧之變文臣總理軍務皆稱鎮守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福建刑部尚書薛希璉

二百五十二

胡忠安公致仕歸常遣子長寧謝自敘由洪武三十三年進士任尚書歷任五十八年中更迎駕復辟之勞及盧忠阮浪之獄乞將臣男量爲錄用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天順改元八月十三日奉　裕陵旨胡長寧陞世襲所鎮撫錦衣衛帶俸洪武三十三年實建文二年

二百五十三

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流賊易起鄖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西湖廣既有撫憲此

則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南贛山深而人狡鄱陽土曠而民貧

二百五十四

莆田處士劉閔弘治中林見素言其恭慤純粹學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祿如徐貫劉大夏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迎致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速其爲人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乞仍布衣入侍　東宮有奏未上

二百五十五

洪武三年庚戌開鄉試明年辛亥會試是年天下亦舉鄉試又明年壬子連舉鄉江西吳伯宗辛亥狀元也解學士文有曰家君以洪武四年辛亥主考江西蓋會鄉是歲同舉解江西人遂主江西試事壬子則今子午卯酉例耳

二百五十六

宣德四年七月太監馬騏矯旨下內閣書勑付騏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騏自交趾召還未久內閣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渠曩在交趾荼毒軍民鄉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二百五十七

漕運有元戎間以鄉亞提督整理自河州休庵王公以景泰庚午總督漕事明年兼巡撫於是或右都御史或左右副僉爲常設之官矣

二百五十八

戶部尚書梁公材南京人弘治己未進士字大用號儉庵清修勁節始終不渝爲翊國公郭鄖所惡削籍初爲縣令歷知嘉杭二府皆有惠政有儉庵奏議四冊

二百五十九

戶部尚書周用都御史宋景端明簡諒有風節不肯依附人人亦不敢干以私嘉靖丁未正月朝覲考察南畢相繼卒善類咸惜之周贈太子太保謚恭肅宋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莊靖吏部侍郎武城王道文學行誼表著一時難進易退晚得嚮用是秋亦病卒

二百六十

戶部尚書王杲汶上人甲戌進士素稱清謹但待屬吏稍嚴急當是時邊隅多事財用不給杲一切取辦倉庫空虛嘉靖丁未秋柄臣恩其執法又入親暱小

人之言言官又妄劾呆受賄遂逮詔獄考訊誣伏謫戍卒

二百六十一

朶顏在漁陽塞外福餘大寧建州海西在遼陽塞外皆我藩籬食我菜黜懷我好音久矣今皆通迤北爲我邊患恐數年之後北虜見京東塞外水草畜牧之利將并朶顏建州我東塞亦與北虜爲隣如宣府大同矣亟諭東虜無引賊入室自受其害如景泰時事諸酋或有悔悟者不然憂未已也

二百六十二

河南何瑭字粹夫有文學行誼高古灌園自給不妄取予潔身獨行君子也廷相字子衡少勵名節博學能文剔歷中外著有聲績皆近時名臣後進好言人短謂何迂腐王晚年與翊國共督團營不能糾發其奸可謂責人無已矣

二百六十三

太宰靈寶入內閣南昌代之因論箕僊不經不足崇信忤　上意削籍蘭谿入吏部病乞致仕忤　上意削籍卒於張家灣道中都御史周白川代之病卒司寇聞石塘代之南昌首論大禮始終不附張桂杜忠

自許有大臣風節數年間善類皆思盡實南昌

二百六十四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粮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為常彼時改折粮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似所入為有贏利未為不可近來粮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伍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剋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間曾開納本色召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為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

張西磐潤自給舍歷官南吏書行業無玷其當逆瑾時著風節在工部昌言正色折翊國之矯悍一時大臣罕能及之嘉靖丁未尚書一考比上改太倉尚書未上言官論劾下吏部不與題覆候數月西磐自陳乞至　內批致仕王兩洲學夔文學深淳操履廉潔嘗[illegible]文選郎中守正庇善類為張桂所恩出為南太僕少[illegible]改太常矣復中他事降外任歷陞南禮吏二部尚書[illegible]具有實不屑依比人亦有才畧顧不肯發揚人不知也其擒治鼻山中僞皇子事不煩一兵亦不奏功嘉靖己酉累乞致仕不允進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益力辭疏未下言官又上劾疏　內批王疏致仕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七

今言卷之四

鄭曉

二百六十六

正德元年十月劉瑾入司禮監矯詔殺太監王岳徐智范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暘勒少師劉健少傅謝遷致仕以吏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吏侍王鏊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兵書許進代芳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先是　上初即位瑾等以東宮內侍導

上遊戲內閣上疏言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弁輟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兎田野之畜不可育於宮廷弓矢甲冑戰鬬不祥之象不可施於禁籞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繫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 正殿鴟吻及 太廟春獸 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拆或致燒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願陛下惕然省悟報聞復上疏曰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茲天變民窮之時正宜恐懼修省怠荒若此禍亂將至又報聞會太監王讚崔通去南京蘇杭織造乞長蘆官鹽萬二千引戶部請予半 上不喜召見內閣問狀內閣對曰宜如部議 上曰用不足柰何對曰寧加銀數不可多鹽引 上詰其故對曰鹽引有夾帶之弊引多則夾帶益多 上曰彼獨不畏法乎對曰彼既得旨沿途騷擾 朝廷豈得聞知 上色變語益厲曰豈獨此

數人壞事譬如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時有譖健遷者　上入其言故云內閣退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托臣等誓以死報未敢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灾疊異併在一時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觀古今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衰事非獲已若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伏乞罷黜不允又上疏曰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職近來數月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并上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數事皆不聽言官亦會疏論內侍罪狀留中戶部尚書韓公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部郎中李夢暘說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暘曰比言官入章交劾諸閣章下閣

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將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公密叩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唯公退具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嫟褻有傷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高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朝顧命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　聖德乎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乾剛絕私愛上告　兩宮下諭百僚將永成等明正

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太監王岳者亦與永成等共事素剛厲頗恩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寄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諸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顧獨曰外廷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侍鰲趨詣閣候洛陽語王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懼莫敢出一語咎榮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位靡所匡救　上始踐阼遊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鰲前謂榮曰設　上不處柰何榮曰我頸有衆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遣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餧狗　上色動瑾又進曰宮奴儕者王岳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馬鷹兎

岳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益伏地痛哭
上怒夜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左
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所欲
爲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寓岳智亨南京
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惶
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
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由左右誘引以致聖心荒怠
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官
合詞累奏皆謂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乞明示典
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淚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
三至內閣傳示　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事不忍遽
行斥逐夫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
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狎
玩愈肆姦邪正人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
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且邪正必不兩立今滿朝文
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
朝臣盡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
疑內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　宗社所關誠非
細故　上不允三臣各疏求去內批徙遷致仕東陽
再用東陽再乞退　上曰自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

人才朝廷公論鄉毋再辭韓李皆致仕言官劉莅戴銑等俱下詔獄錦衣鎮撫牟斌杖闕下奪職岳亨智爲瑾所殺死於道路

二百六十七

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　詔行寬恤求直言內閣上疏曰竊見頃年災異頻仍內府失災尤甚軍器庫火番經廠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清寧殿災不爲大異若先聖王遇災而懼避殿減膳[illegible]已求言修政事明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爲福變災爲祥本朝　列聖具有故事今日急宜舉行向來姦佞變惑　聖政以致賄賂公行刑賞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賦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脅制畏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天道昭明元惡殄喪　聖心開悟洞察前非然餘慝未除宿弊未革雖聖仁廣大姑示含容而中外人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有此異伏願大開離照獨運乾剛進賢黜姦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不疑無更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加修省廣求直言指陳時弊並垂採擇次

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　上悉從之時太監李廣死乞祠額不許廣黨周輔請令李東陽爲廣寺碑交又不許言官劾文武大臣交結廣者請追究簿籍

上因東宮午講過左春坊放班後召內閣出袖中諸大臣辯疏問處分云何內閣請治其罪　上曰然但六部尚書五人被劾柰何對曰但查簿籍治其有實蹟者　上曰本無簿籍究之恐濫及耳對曰請付臣等擬上必不太濫　上曰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已之內閣疏中所謂姦佞元惡皆指廣也

二百七十八

宣德三年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秦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

元又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
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
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　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
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
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
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
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
世主大戒

二百六十九

宣宗坐文華殿召問士奇榮交趾勅去未對曰行矣
上曰朕昔聞皇考言　太祖初定天下安南最先
納貢已而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是時求立陳氏後
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敝方隅朕對
曰此誠帝王盛舉　皇考笑曰勿泄朕心未嘗忘今
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
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棄
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　皇祖之志士奇榮頓首
稱善　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

二百七十

景泰九年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使臣

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
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　上皇
所　上皇諭虜請和非偽愼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
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　祖陵或爲
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禮物幣奉迎　上不
聽曰虜譎叵測實歸楊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
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便內寅懋直等再上言往
者脫脫不花阿剌遣人議和　上皇不吝一介今也
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下
大臣再議丁卯實上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
八月五日來迎　上皇臣言實歸朝請旨未敢竊定
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
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合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
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
禾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
迤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
期日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材智大
臣往迎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
彼曲在我猶豫趦趄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
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矣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顧前以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爲迎朕兄　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搆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維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汗也先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總值等復請再遣實奉迎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鑾等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迎駕不聽已已善至虜營庚午也先引善見　上皇是日定議也先遂奉餞

上皇

二百七十一

宣德六年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誅其黨陳海等十人詔天下又諭都御史佐內臣出外有犯令所在官司奏聞重治知而不奏罪同軍民撥置害人者罪死

二百七十二

宣德二年三月有進豳風七月圖者　上喜受之顧

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

二百七十三

李叔正者江西靖安人性聰敏年十三以能詩名既長博通諸子百家言詩稱江西十才子叔正其一也友諒陷南昌其妻夏投井死叔正義不再娶洪武四年徵除國子學正遷渭南陞興化知縣禮部員外郎請老不許除國子助教遷監察御史湖廣參政陞布政使召為禮部侍郎十四年春進尚書是年有司薦賢良往往以儒學訓導應詔叔正上言師範缺員生徒廢業不可　上曰朕急作人務求明師有司文薦而他用甚失朕意禁勿許

嘉靖辛亥三月吏書夏邦謨去吏部會推都御史屠僑南吏書屠楷吏侍郎李默　上簡用李議者皆言冢宰必歷任正卿資久望深方得轉授未聞侍郎即正位冢宰者籍籍問余余應曰李應簡命固　聖明特達之知然於先朝實為故事洪武壬午　成祖即位初也蹇忠定公以吏侍陞尚書兼銓二十七年輟部事晉京師備顧問郭公璡以吏侍代蹇凡十五年至正統壬戌致仕而王文端公以禮侍代郭凡十四

年天順丁丑致仕是時　上能推誠下無逸口益五十六年間吏部三尚書耳今自弘治丙辰至嘉靖辛亥亦五十六年凡易二十八人而晉溪松皋皆再任整庵巽庵晉叔皆未任銓揆數易如此他可知矣成化癸巳尹恭簡公亦以吏侍爲尚書代姚文敏公歷十三年致仕惟崔莊敏公吏侍爲尚書代李襄敏公未逾年去此五公皆能稱其職當時未聞有超資之議逆瑾時焦芳張綵以吏侍相繼爲尚書清議恥之即使二人不由侍郎爲尚書亦豈得爲善類乎昔傳說起板築爲冢宰而甘盤舊學不以爲嫌此何足異

二百七十四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　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觀洪武元年詔曰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幸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

二百七十五

景泰元年減中鹽芻粟先是召商于密雲隆慶中淮鹽者引米七斗豈五斗草四十束古北口引米七斗豈三斗草三十五束至是減密雲隆慶米豈一斗草十束古北口米五升豈一斗草十束

二百七十六

嘉靖八年夏五月宗室載屬籍者八千二百三人

親王三十位　郡王二百三位　世子五位　長子四十一位　鎮國將軍四百三十八位　輔國將軍一千七十位　奉國將軍一千一百三十七位　鎮國中尉三百二十七位　輔國中尉一百八位　奉國中尉二百八十位　未名封四千三百位　庶人二百七十五位

二百七十七

郡王無廕子惟固安以　景帝出順義以秀懷王出王無嗣國絕順義育宮中故其子王道周鳳官之錦衣

二百七十八

陸愷神宮巨鐺也以　孝睦紀太后兄世官錦衣百戶紀太后　泰陵所自出也籍冊無爲州巢縣人

二百七十九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脩撰柟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不宜華服巳丑夏陸祭酒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溫氣和皆賢講官也今難其人矣

二百八十

平蜀之功經西番破階文二州者潁川侯也由瞿塘破水陸二寨者德慶侯也二州破則北失漢水之險二寨破則東失江水之險故　聖祖平西蜀之序云爲傅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而中山侯不與焉

二百八十一

嘉靖丁亥田州之役寔姚東泉之功也是年六月三日進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打手殺手共十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員名分有五哨凡攻破巢砦九十五處賊猛殞首歸順子邦彥竄死齊村馮爵死富州岑約死逕村韋好陸綬諸惡目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以撫處爲策蘇受來降矣陽明又以八寨之討被　旨詰責贈謚卹典停罷弁

平宸濠之功皆不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東泉錦衣之廕亦罷是時前勳後撫皆謂無功難乎任事矣

二百八十二

天順五年夏季官軍俸折色銀一十四萬至嘉靖七年冬每月米二十四萬七千石有零矣李文達公嘗言於　裕陵曰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也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國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二百八十三

南京諸衙門題名碑宜分別書如吏部首書吏部某官某次書南京吏部某官某又次復書吏部又次復書南京吏部乃為實錄今槩書南京未善況都察院名臺名府不同又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與今官名亦不同乃槩列於今名官可乎

二百八十四

弘治十年八月　上召見內閣徐劉二文靖李謝二

文正於平臺議政事時太監李廣以燒煉齊醮橫被
寵賚閣疏力諫　上嘉納以疏示廣武岡知州劉遜
爲岷府所奏逮遜至京科道疏救遜　下詔獄者六
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年五月　上坐平臺召
見內閣劉李謝三公議罷成山伯王鏞遂安伯陳韶
寧晉伯劉福總兵越二日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暉
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爲總兵代鏞等而以溥同
英國公張懋管團營益五軍神機三千所爲三大營
六提督也六人中擇二人提督團營皆名總兵官

二百八十五

正德五年四月寧夏安化王寘鐇及都指揮何錦周
昂指揮丁廣反殺鎮守太監趙弼總兵官江漢巡撫
都御史安惟學覈田大理少卿周東令孫景文造僞
檄言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
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
羅織無辜肆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
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
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
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
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二人總管反書至命太監張

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官統各路兵討之遂下詔寬恤以副總兵都督楊英爲寧夏總兵官遊擊將軍仇鉞爲副總兵興武營守備侯勛爲參將王師甫出數日鉞斬周昂執寘鐇及其子戶部滑錦廣報至勅英旋師永一清安輯寧夏

二百八十六

正德十六年工部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今至七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減定官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至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定員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二百八十七

嘉靖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

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二百八十八

永樂八年二月　成祖征本雅失理丁未發北京庚戌度居庸關丁巳駐宣府甲子閱武興和三月甲戌駐鳴鑾戊乙亥大閱四月癸卯次玄石坡　上爲銘刻立馬鋒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壬子次擒胡山刻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甲寅次廣武鎮賜泉名清流刻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五月丁卯朔營於平漠鎮甲戌次環翠阜戊寅　上至兀吉兒札虜遁去明日追至斡難河虜拒戰　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擊敗虜本雅失理以七騎渡河遁去壬午駐五原鋒丙戌次飲馬河諭　皇太子遂下　詔班師

二百八十九

詹同徽父子吏部尚書黃岡人寓徽州同有修行徽歷官監察　御史陞左都御史洪武十九年　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綏爲尚寶司丞二十

四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　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後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天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袁容奉二十六年詔免天下耆民來朝先是詔天下民年五十以上者朝京師訪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則宴賚而遣之自是來者日衆　上諭徽曰朕念來朝耆民其中亦有年高者跋涉道途勞苦可遣人馳傳於所在止之大誥中稱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二十六年坐藍黨死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

二百九十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公燧按察司副使許公逵死之汀贛都御史王公守仁及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檄召江西各府兵宸濠出南昌寇陷南康九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己丑安

慶守備楊鋭指揮崔文知府張文錦力禦之時王公在吉安奏留公差還京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悉會吉安鄉官都御史王懋忠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議討賊江西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章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揖王天與王冕各率兵至吉安進賢知縣劉源清斬賊黨數百餘于知縣馬津率兵遏賊七月壬辰賊圍安慶鋭等擊却之宸濠遣江西僉事潘鵬誘安慶降鋭等殺鵬家人援屍城下誓不降賊丁酉宸濠至黃石磯戊戌宸濠攻安慶鋭等力禦之庚子以雲樓攻鋭縋人焚其樓甲辰以天梯攻文錦拔郊焚之丙午宸濠聞王公攻南昌解安慶圍遁還辛亥王公破南昌擒宜春王拱橑甲寅宸濠至樵舍明日王公進兵黃家渡宸濠戰敗又明日戰又敗丁巳王公擒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指揮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吳十三凌十一等數百人被執脅從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暐叅政陳杲布政使梁辰都指揮葉文馬驥白

鄭等八月癸未　上親征詔天下遂至南京駐太監
王洪家十五年十月　上還京駐通州宸濠伏誅

二百九十一

六部主事列銜御史上永樂中修五經四書性理大
全時尚然其後郎中皆列科道官後不知起自何時
都左右給事中列御史上自景泰三年始

二百九十二

景泰三年御史練綱等言舉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禮
部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即奏陞福建僉事李顯爲參
政楊珏爲按察使蓋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爾夫所
舉縱皆得人亦得避嫌況楊珏見爲副使曹祥發其
贓私且吏部推選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察使何自
學不能檢身齊家爲家奴所殺山東按察使張清今
爲尚書薛希璉所黜副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
所黜戶部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
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參政一級僉
事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陞一級越陞左參政
三級臣等非不劾奏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
同類大臣者吏部尚書懷猜忌往往退其見任之職
鉗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爲諱職風憲者

以職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復爾專權黨爵肆行欺罔臣等如不復言　皇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觸犯權臣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右侍郎兼少詹事項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文曜陰險奸邪羣臣共知比之文淵情罪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於衆今亦爲文曜等所愚失於舉覺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鈐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監便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贓舉主同罪　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之難從古爲然已陞除者置不問文淵文曜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得徇私四年以御史錢昕爲眞定知府御史給事中乞留昕御史王直遂請老　上不許昕竟去眞定爲知府

二百九十三

成化二年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克
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漢
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
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潭河柴河越石
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峯口過鳳凰
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
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
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怕率兵萬人遏
其東奔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
千人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憐而釋
之明年番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鬚陽諸
堡

二百九十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赴京師上六事其
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　懿文太子通
政司官見恭奏太駭罵恭蠻子何爲自速死繫恭兵
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二百九十五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劄曰
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

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　仁宗撰　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君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二百九十六

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事中知縣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達起吏部主事文清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入翰林及宮寮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羣之士亦深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往時忌人官祿至於死後定謚尚有公論今亦大異于昔矣

二百九十七

留都諸司無事時似閑有事則參贊機務守備武臣操江都憲總兵最爲要職不可不擇其人南都水軍勝於陸卒營馬壯於江舟然戰守皆不得地利　孝陵再三欲徙都不果　成祖決遷北平萬世之慮也

二百九十八

戶部尚書王杲簡諒廉平兵部尚書劉儲秀清貞恪

慎山西巡撫孫繼曾清修苦節文行卓然皆一時人材嘉靖丙午丁未二年相繼去位孫繫死詔獄王荷戟南荒卒劉削籍非出內閣之意即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為內閣刼持下為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為循謹千金雙璧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聲矣

二百九十九

嘉靖丙午京城大水明年歲星守營室西內灾澄城山分崩離析都城隍廟灾又明年二月日有異常之變三月朔日食於夜是月望月食煖閣又灾尋有孝烈之喪又明年有莊敬之戚春秋傳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及太子也

三百

近記時事小說書數十種大抵可信者多惟雙溪雜記蹇齋瑣談二種好短人似其好惡亦欠端然雜記中言哈密事却是彭牽庵忠孝剛方有大臣風節其處哈密不能無遺憾也

三百一

嘉靖年來浙中儒臣可為輔弼者王文定公瓚董中

峯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峯文學蘊藉行誼脩潔竟爲永嘉中傷一廢不復起善類甚惜之王官至禮部侍郎張南京兵部尚書中峯及張余嘗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三百二

我朝內閣以私喜進用人者有之未嘗有以私怒殺人者萬安焦芳劉宇曹元亦未嘗至此

三百三

父子天官新安詹同同子徽徽才敏達同有文學修行皆仕洪武中靈寶許襄毅公進進子松皋讚襄毅天官正德初松皋嘉靖中松皋恭慎小心余爲屬吏未嘗見其以私怒中傷人平居簡易至大黜陟秉正不阿以故內閣嫉之襄毅文武全才清勁諒達近世名卿鮮能及之松皋與兄誥同時爲兩京戶部尚書誥博學沉思卒謚莊敏論者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松皋弘而不毅余見松皋儘有毅

三百四

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彬忠諸佞倖導　康陵南征罪人未就甸師之戮中外危疑洶洶視行陳問尤費心力娼嫉之徒肆爲誣詆天日

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浙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容自體察者慎勿輕訾也

三百五

威寧出塞俘馘甚多虜自永樂以來惟此奪其氣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爲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三百六

川之役大費才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復虛耗苟且奏捷鐵券金書至今不絕威寧新建止終其身豈不幷哉

三百七

論大禮入內閣者席文襄張文忠桂文襄方文襄四人霍文敏以禮書掌詹事府事若楊文襄再入閣以稱張疏李文康以諭德是張說入閣

三百八

嘉靖中議文廟祀典進文中子后蒼胡瑗歐陽修四人從祀文中之學得孔顏正傳后以明禮胡以善教歐陽以濮議故永嘉以比韓退之也

三百九

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
值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
靜思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
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
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被害重情
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
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陽明
學本邪說功由詭遇又曰王某心事衆所共疑何其
不諒至此

三百一十

江西入內閣者解大紳胡文穆楊文貞金文靖胡若
思陳德遵彭文憲蕭孟勤陳莊靖劉文安彭文思尹
文和費文憲桂文襄近日貴溪分宜凡十六人

三百一十一

東南海寇日甚一日丙午秋遂至浙江吾邑亦被其
害此事皆緣勢要之家通番獲大利以貽國家東南
之憂　國初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
貨如西邊茶市北邊馬市亦然觀其官以市舶爲名
意可知矣　聖祖特起信國公於衰暮之年令其築

城海上自山東至浙專防倭寇而乃有市舶許海夷進貢豈無深意今徒禁絕番夷入貢遂使勢豪得伴其利禁愈嚴則勢豪之利愈重而殘殺之害愈酷矣要之勢豪之家亦必有殞身滅族之禍蓋緣其始欺官府而結海賊後復欺海賊而併其奇貨價金百不償一積惡既深一旦致毒禍不遠矣

三百一十二

浙人入內閣者今七人黃文簡王文通呂文懿商文毅謝文政張文忠李南渠文毅相業不在文貞文達之下文貞始嫌於君臣文達終嫌於父子文毅當易儲之際微言諷止而位在第六以故丁丑之難僅削籍歸田茂陵固知之竟復召用俞綱入閣甫十餘日仍理部事

三百一十三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在坐宸濠言　康陵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冀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請提督軍務

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知陽明意覆奏稱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方今此奏請相應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某隨機撫勦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賊捷奏中歸功本兵新都故不喜晉溪見陽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今皇帝登極詔中及之議者遂謂新都自謂已定策地也濠反書初至諸大臣驚懼以為濠事十成八九晉溪一日十四奏調兵食且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擾南昌上流且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暴請與伯安提督軍務正為今日已而濠平職方郎中論功超陞晉溪乃不得脫戍籍豈不大舛晉溪後以張桂薦起復為吏部尚書卒謚恭讓

三百一十四

北虜凡求貢必糾諸部落在塞上挾我我邊臣幸其緩入許奏聞入貢轉展二三月虜必深入往歲鴈門太原之禍皆然總督撫鎮所奏番字文書往往誇述也先之事中間又多不遜語通事人不敢譯聞止云內多番字不能盡譯豈四夷館分地專業而不解番

文乎

三百一十五

張正常者世貴溪人我兵取江西正常以天師四十二代孫號正一主教天師遣人朝見正常以屢朝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臣曰天至尊豈有師以此爲號甚褻瀆遂革舊號號眞人正常有術投符故永壽宮井中有疾人飲井水輒瘳詔作亭井上名太乙泉十三年予字初嗣上言前朝嘗給有正一玄壇符籙之印印之符籙今欽給眞人銀印止敢用上表箋乞別賜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印如六品制宣德中字卒無子姪懋承嗣弘治中子玄慶病子彥頒嗣

三百一十六

正德庚午朔瑾既縛有　旨降南京奉御長沙謂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奈何太監張永曰有我輩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奴縛時封奴帑奴赤身無一衣乞與二襲衣蓋體康陵見瑾帖憐之令與瑾故衣百件永等始懼謀之長沙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阿附瑾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況爾兩班官今罪止瑾一人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動搖人比疏入

坐瑾奸黨律亦輩又不欲止罪內臣一人乃連及文臣張綵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獄詞具上綵疏稱寃盡發長沙阿依瑾事長沙大怒又與亦輩謀不重法誅鋤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然亦不盡本律

三百一十七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名九卿相顏顏不得相壁實自我朝始始于洪武十三年

三百一十八

嘉靖初浙江按察使陳鼎山東人才器卓犖廉明有風裁貪汚之吏望風去不久卒于官戊申茶陵廖和顏自浙參政陞按察使未上任卒廖有文學修行檢爲屯田郎中當翊國橫驕時力摧其勢江南得不加賦南巡行宮亦廖疏得徹更才精敏又平恕不盡法惜未盡其用

三百一十九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　孝陵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綱朱升張以寧秦裕伯單友中李某暨道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福禍多驗狥介寡言嘗戴鐵冠自稱鐵冠子人皆呼鐵冠道人孝陵嘗微行至

一寺中羣僧伏門道傍迎　上曰何以知朕至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即召道人至　上手餅食未半即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顧直述無我諱道人訊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不敢傳先是兵亂歸隱幕府山間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寅參政鄧愈薦召至　上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廬舍焚燬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後指揮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兩重之對省署震擾之占亦驗花平友諒類多奇中

三百二十

洪武元年始設六部以滕毅爲吏部尚書正三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省以山西參政俞斯爲吏部尚書改正二品自俞至張統皆在南京蔡忠定公以後皆在北京

三百二十一

吳元年始封宣信鄂三國公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封公二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十年進封公一人侯一人十二年又

封侯十二人十九年論雲南功進封公一人侯一人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建文四年九月　長陵封公二人侯伯各十三人加祿一人贈公二人侯二人已而又封侯三人伯六人徐增壽先贈武陽侯永樂二年贈定國公詳見異姓諸侯傳

三百二十二

洪熙元年三月十五日詔畧曰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

三百二十三

正統四年四月災異修省勅諭公侯伯府部院等衙門官寬恤事宜第一條吏部擢用官員宜精選賢才任之或罷輙無能者或老疾不堪平昔行止不端謹者悉皆罷去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宜精詳考察賢否貪污及庸懦無能弁不諳行移者悉皆罷去不許狗私濫用廩廩費祿蓋先時皆因事因災考察也

三百二十四

廣寧遼陽間中有三岔河皆閒田我戍兵遶而守之若取而屯牧馬我地益廣邊備益省馬端肅李康惠

二公皆嘗議復此地不果蓋三河匯流土地沃衍草木茂密又多魚蝦之利三衛夷人牧馬其中若奪其生業兵際必開且地多沙沱土亦疏惡三河並趨時遭整沒不若守我封疆之爲愈也

三百二十五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長壯奇崛舉止不類常人年十餘病顛嘗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至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施力於人夜臥閭簷間祁寒暑雨自若嘗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爲顛仙不數年天下果亂陳友諒入南昌顛仙隱跡不見及孝陵自將定南昌時遇顛仙從道左拜謁潛隨至金陵每遇上出輒趨進曰告太平間見或捫蝨酣暢不輟衣帶嘗繫菖蒲三寸許日細嚼飲水又自言入火不熱　上命巨甕覆之積盧薪五尺許燔甕四旁火盡滅發而視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寓蔣山寺月餘僧言顛仙與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　上牽翠微亭召之步趨如常因賜食乃食　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

上將幸寺賜食京師將士聞之爭持酒殽往食之

既食而盡吐之須臾　上至與之食乃復食如常既
醉　上將還顛仙於道側以手畫地作圈曰破一桶
成一桶是時中原尚未定友諒復圖南昌　上欲勒
兵往援問顛仙曰陳氏已僭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
視良久曰可行上面無此人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
可踴躍持杖搖舞如壯士揮戈狀舟次皖城無風不
能進顛仙曰行則有不行則無既而行不數里風果
大作至馬當見江豚戲水曰水怪見前損人必多
上曰顛者言何妄復爾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
遂命投之江久而復來謁見求食命賜食食已正衣
冠前引項曰今可殺矣　上笑曰殺爾何為乃縱其
還廬山及友諒敗死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
有言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
去不見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覺顯者自言廬山巖中
老人使來見　上以其虛誕却之會　上不豫飲藥
未瘳前僧復徒跣至云周顛仙遣進藥　上不納僧
具言前事乃餌其藥覺有菖蒲丹沙氣是夕疾愈僧
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為文勒石紀其事命善應等往
祠焉

三百二十六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武原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六年命副都御史劉東山治之施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為海運之說者蓋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洄滔無阻以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耳是時東山能虛懷博訪推心任事而事

洪武甲寅二月丁酉朔日食下禮部尚書給事中等官議文廟祀禮請改用仲丁制曰可

三百二十八

洪武三年　上幸後苑見巢鵲邪翼嘆曰誰無母子令羣臣親老得歸養是年賜朝臣袍帶賜廉吏高縣劉典史布皂擇文儒性行清潔者充學官賜文武官朝服公服又賜冬衣

三百二十九

滁陽王　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一女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主次張夫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　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留你不住實要回鄉守祖你舊有二所庄田我就賜與你耕種教戶部官開除粮草十一年鄰人貴童兒註誤出充十七年　上諭張來儀譔王廟碑文遂云王無後令滁州衛千百戶王傑事二十二人供祀事廟首宿日興率而祀之又令　蜀王往來修祀比王之國改令滁州衛掌印官致祭宿氏分獻二十八年老舍還鄉爲費謙所發解黑窰場做工　上面諭放回令一年一朝京師老舍卒諭葬立石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

臚寺弘治癸丑琥奏得旨冠帶守祀辛酉復奏下該
部着了來說馬鈞陽行巡撫查明復奏壬戌奉　旨
是郭琥與做奉祀正德癸酉琥又求印信王傑裔孫
皇奏琥詐冒夷部亦惡其求望漸多覆請奉　旨是
滁陽王祀禮悉遵　皇祖舊制行郭琥近授職銜革
了仍照　皇考前旨止與冠帶榮身再來奏擾不饒
辛巳琥復奏吏部議送法司問罪嘉靖元年五月朔
奏　旨你部裏再查議了來說復奉　旨是郭琥准
與原授職銜以榮終身不許干預祀事琥生厚滁陽
散財聚衆以啓　皇明萬世之業而　子孫曾無一
命可乎弘治時與奉祀正德時革職　今上新政特
旨查議所司不能奉揚　再議革職而　聖心未慊
勑令再議使遇馬鈞陽郭氏當有祿矣

三百三十

劉文安公陳十事其八言賞罰曰石亨干謙等將兵
禦虜未聞推陷羅氊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
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
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
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
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與而

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時羅通亦以爲言然自得勝之後之後也先再不敢窺我居庸紫荊者誰之力也

三百三十一

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圖書　上爲大本堂記延四方名儒教　大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晏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在東宮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　英宗冲年就學大臣不能引故事徒徇時好務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矣王文恪公晉言今既未能復　祖宗之舊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寮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

三百三十二

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通虜嘉靖己酉夏以守臣差至京覘我虛實庚戌春小挨去虜中久之因言虜

強盛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虜酋俺答求和撫鎮大怒杖之四十小挨遂走從虜墩軍數招之答曰旦至北京正陽門外始與爾等再相會是夏大同總兵張達副林椿皆死於虜總督侍郎郭宗皐巡撫陳燿被逮廷杖謫戍邊起復尚書翁萬達代宗皐未至兵侍蘇祐出總督趙錦代燿時薊州巡撫王汝孝憤喜峯口外夷人猛可等索賞無厭兩出境撲殺諸夷恨我亦數入塞遂通虜七月大同仇鸞總兵報俺答糾河套吉囊子狼台吉部落及遼東達子入寇又報虜東行將犯獨石八月萬壽聖節前二日己巳虜自獨石邊外東行甲戌至大小興州乙亥巡撫爲口外陳通事所許報虜自大小興州往西北去且曰請寬王憂臣辱之慮坐收安內攘外之功是日虜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巡撫又報虜到古北口外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疋數多必不能入是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丁丑黎明陸錦衣炳分布官校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夔移文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大三營兵守城合九門各文武大臣監督甘肅巡撫王儀駐守通州吏部侍郎王邦瑞提督城守軍務僉都御史商大節提督巡城是

日未時保定巡撫楊守謙統副總兵朱揖參將祝福
兵駐東直門外參將馮登兵駐安定門外守備井田
兵駐崇文門外戊寅仇總兵統副總兵徐珏遊擊張
騰兵駐朝陽門外已卯虜在白河東岸仇總兵諸軍
迤邐移營東行是日宣府副總兵孫勇遊擊賀慶兵
駐得勝門外　上賜仇總兵平胡大將軍印賞銀十
兩蟒衣一襲陞楊巡撫兵部左侍郎提督內外官軍
截殺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時京城諸惡少凶徒
往往羣聚言內外文武大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即
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諸大臣懼言城外有邊
兵可恃宜移京軍入護皇城勿驚闕廷於是邦瑞請
九門各添兵千人巡捕官軍分營東西長安街大節
請九門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王府慶壽
寺各駐一營營三千人於是城外之兵聞入城者大
半是晚宣府總兵趙國忠統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
遊擊姚晃山西遊擊羅恭兵駐小榆河遼東參將楊
應奇總兵李琦山西守備劉潭遊擊柴縉兵皆相繼
至郊畿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辰至河上
辛巳渡河西北行結陣東郊散遣三五騎或十餘騎
旁都城殺掠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

馬房執內臣八人去掩答縱歸上番書言求貢及承
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城門閉
不守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　上令開門聽民出入
是日虜掠我婦女酣飲大教場中是夜宣府趙總兵
等兵在小榆河與賊前哨對壘仇總兵等亦還兵駐
京城東北壬午零賊往來京城後六門外殺掠人畜
癸未虜至輩輩城西北益出輕騎近京及山西口殺
掠甚慘　上震怒御奉天殿宣諭羣臣是夜逮王儀
參將劉錦下詔獄甲申逮丁尚書楊侍郎廷訊是日
虜住西北郊乙酉逮汝孝布韓輩兵侍謝蘭職方郎
中王尚學戶書李士翱十三司郎中周魯等職與工
書胡松俱戴罪冠帶管事候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
羊口內戌　上怒甚急欲殺丁楊索法司奏當急法
司持未肯上　上益怒夜逮刑侍彭黯左都御史屠
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降俸五等法司遂
上擬丁楊死律是日虜半從橫嶺口出懷來張家口
丁亥丁尚書楊侍郎死於西市是日張家口虜落川
去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趙總兵夜遣健卒八十人
住天壽山四面放銃賊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巳丑
仍出古北口去勘奏者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四

萬掠雜畜數百萬焚廬舍萬區通計男婦死且掠者
蓋六十萬當是時城外京邊軍竟不曾與虜一戰儀
士翔閑任蘭陵太僕卿魯外任松奪俸汝孝希韓尚
學謫戍留鸞總理京營戎政珏代鸞鎮守大同邦瑞
以侍郎掌兵部事儀改協管京營戎政史道以兵侍
掌部事尋還邦瑞理部事爲尚書而召趙錦代邦瑞
明年春邦瑞自陳削籍去錦代邦瑞爲尚書戶侍傅
鳳翔代錦松亦自陳致仕歐陽必進代松

三百三十三

莊渠言　皇子之國　皇后子其儀制用上十王禮
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理嬪所生子用下十王禮降殺
以母爲差此不知出何令甲　孝陵封諸王不然

三百三十四

嘉靖己亥葬　慈孝睿皇后　今皇帝甚孝順敬慎
建言者遂上言姜嫄生后稷慶都生帝堯事於是武
功有姜嫄之祠慶都有堯母之祠

三百三十五

嘉靖庚戌鄭王厚烷爲盟津恭懿王子祐樻所訐奪
爵降庶人安置高墻其長子載堉封爵如故辛亥祐
樻又欲奪理府事奏下禮部議禮官徐階議言親王

因事奪爵未經奉旨立郡王承繼國祀其子雖未見罪始則降封後乃得嗣其父始封之爵者遼庶人貴烙長子豪壈之封長陽王是也父子並有罪降庶人不得請封者見瀟與其子祜柄是也罪止其身子得襲爵但未封世子擇郡王署府事已而彼此相訐仍封其子爲世子勅令管府事者慶庶人世子奪櫝是也父既坐罪即命其子管府事者岷庶人彥泳世子譽榮是也至於親王冊寶自非罪干大逆國除如寧庶人宸濠父子殲滅者例不進繳今鄭庶人仰荷聖恩罰止其身其子載堉封爵如故北之貴烙見瀟奉旨改令旁支承繼者不同載堉所犯情罪無干幸保封爵比之豪壈先爲庶人及祜柄有罪降革者亦異本部不敢輒援岷世子譽榮慶世子奪櫝例請命載堉管理而援鞏昌王例請令河南撫按奏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者二人以俟簡命蓋以予奪之柄宜出自朝廷其人之賢否當稽諸公論也祜樁累奏圖快私忿相應罰治仍如前擬施行祜樁無得脇制撫按肆行奏訐　制曰可祜樁且不問先是已酉秋鄭王嘗疏請上講學勤政任賢未幾而祜樁遂訐王也貴烙遼簡王子初封長陽王已而嗣遼王正

統元年府臣爲乞加祿祫陵言簡王得罪朝廷　太祖特加原賚削其祿衛止與校尉三百人　仁宗命今王嗣王倍加祿得支二千石　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毋諸弟寡恩多行無禮府臣不聞匡直爲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城絕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人而簡王第四子貴熔以興山王嗣遼王貴熔子豪塏得封長陽王也荆靖王三子長見濬天順中嗣王弘治五年人告王有異謀命太監蕭敬駙馬都尉蔡震　御史戴珊召王至京并其長子祜柄降庶人還宜武昌別宮弟見溥成化二年封都梁王十三年卒謚悼惠其子祜櫚弘治七年以都梁王進封荆王也慶恭王子台浤弘治十六年嗣王時虜數入塞賊發恭王墓嘉靖四年謀不軌法司請如代王聰泳例徙西安　上不許降庶人留邸歲與米三百石已又不悛徙西安其長子奇楯封世子攝府事十二年世子及懷王妃王氏乞留台浤故邸禮官執議不可十五年兩宮徽號詔許台浤還邸與冠帶也嚴王彥汰簡王子與爵南安王彥泥訐陰事彥泥廢爲庶人彥汰坐荒淫敗度抗制擅權幽囚嫡母焚死迫逼多官稱臣亦革爵爲庶人令其子世子譽

榮攝理府事嘉靖十年譽榮爲父乞恩辭攝府事禮
官以見濬鍾鍑比奏彥汰冠帶理府事十二年彥汰
乞復爵不許十五年兩宮徽號詔復彥汰王也鄭之
初王諱瞻埈獻陵第二子母李貴妃永樂二十二年
封漢庶人反王與弟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國鳳翔
王請安王竹園時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矣
上曰園在鳳翔去平凉遠與鄭王便正統八年乞徙
懷慶留京邸明年之國成化二年卒謚靖子祁鐇成
化四年嗣乞河堧地弘治八年卒謚簡世子見滋卒
孫祜枔弘治十年以世孫嗣贈其父世子鄭僖王正
德二年卒謚康無子僖王弟垣端惠王見湞之子
祜樘正德四年嗣王贈其父鄭定王十六年卒謚懿
子厚烷嘉靖六年嗣時又有周府宗人鎮國將軍勤
慰上言時事降庶人放高墻

三百三十六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
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華言
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
復令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　詔刊

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三百三十七

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兵三萬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斬首選法不得減革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

三百三十八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以來駸駸乎我貳矣兼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王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艅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壓壓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

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夷人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人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三百三十九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君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得世嗣

三百四十

近日武臣如梁震馬永皆不易得邊事日疎勞　聖

明拊髀之思爲之頌曰赳赳梁公行間奮迹豸面鳶
肩鷹胷虎額氣擁霆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
澤移鎮雲中兵驕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蹴黑
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繕我溝壘緊轄千羣蒼頭百
隊禍龍扈唐藩威行漢塞胡隕干城夏我恒代寵贈上
公增此敵愾馬公特起明慈信劼說禮敦詩跨馬穿
札守督漁陽心懸大寧曾是匯脫薄我郊坰乃餌其
肖乃擒其羣百里未闢三捷來聞密章獻忠收攬賢
傑義滅坤囊譴深需穴全遼喁喁載乘符旃涉河陷
陣逾山毀巢疆陲外靖伍卒內囂腹心弗潰掌股斯
調

三百四十一

四夷館分十人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都
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夷降夷及歸正人夷
情番字文書譯審奏聞

三百四十二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
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雨雪
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
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

傳故支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伴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峯巒秀麗羅列成行峯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其肅大抵無北虜患專鎮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奸狡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忠順王罕慎陝巴邦牙郎是時專伺哈密至正德遂數犯我其肅語在哈密傳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具言請國稱一人王

內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　封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勑並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觖望下禮兵部議言西域諸國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正德間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至十三王併數則有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況所稱王號原非僭文即有同者地面又異弘治時回勑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年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勑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勑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執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言言當是時土魯番強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驗封奉使時矣

三百四十三

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
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
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
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
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而調劑焉
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
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會議
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
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
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
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
寫讐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累
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
會勅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
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
屬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實文玉牒講章
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
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
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
有罰蓋罷中書丞相此直文淵閣者即虞揆殷衡周

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恒係於斯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三百四十四

國初設中書省左右丞相黨獄起罷詔五符九卿分理庶務　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司司文章事某官某　成祖靖難後召解公縉黄公淮胡公廣楊公榮楊公士奇金公幼孜胡公儼入直文淵閣時洪武壬午寔建文四年也自後楊公溥張公瑛陳公循曹公鼐馬公愉苗公衷高公穀張公益彭公時商公輅江公淵王公一寧蕭公鎡王公文徐公有貞許公彬薛公瑄李公賢呂公原岳公正陳公文劉公定之劉公珝劉公吉彭公華尹公直徐公溥劉公健丘公濬李公東陽謝公遷雒芳王公鏊楊公廷和劉宇曹元劉公忠梁公儲費公宏靳公貴楊公一清蔣公冕毛公紀姜自壬午至正德辛巳凡百二十年五十一人內有再入三入閣惟西楊起布衣歷四朝四十一年